

世界文學全集

密契爾：

飄

(下)

30

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世界文學全集

(下)



30

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

世界文學全集 30

精裝39大冊

定價10600元

編纂者：本社編輯部
出版者：喜美出版社
登記證：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
總經銷：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
門市部：台北市萬大路576號
電話：3019692·3038722·3077633
初版：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

飄

下

第二十七章

十一月中旬的某天午刻，陶樂全家人都團聚在餐桌上，在吃最後一道甜點心，那是嬖嬖拿玉米粉跟野櫻桃加上蘆粟的甜味做起來的。那時空氣裏感到了一點寒冷，是交冬以來初次感到的。阿寶站在思嘉的椅子背後，搓著雙手，咧著嘴，問道：「咱們的豬快好殺了嗎，思嘉小姐？」

「你是早已想嘗嘗豬肚裏的味兒了，是不是？」思嘉也咧著嘴說。「好罷，我倒也想嘗嘗新鮮豬肉了，如果天氣再維持幾天，我們就——」

媚蘭打斷她們的話，將手裏的瓢匙停在嘴唇邊。

「你聽！有人來了！」

「有人在喊呢，」阿寶頗覺不安地說道。

秋天的爽人空氣裏傳來一陣清晰的馬蹄聲，急促得跟人受驚嚇時的心跳一樣，同時聽見一個女人的聲音尖叫道：「思嘉！思嘉！」

圍坐在桌上的人面面相覷了一秒鐘，然後都急忙推開了椅子，一唬跳了起來，一齊擁向門口奔去。那個聲音裏面分明含著極度的恐怖，尖利得不像人聲了，但是大家都聽出了是方

賽莉。不過一點鐘之前，她到鍾氏坡去打這裏經過，才跟她們匆匆談了幾句話走的。現在只見她披著頭髮；盪著帽子，騎著一匹滿口白沫的馬，像一陣風似的從車道上飛奔而來。她看見了她們，並沒有勒住馬，只是一面狂奔一面向背後揮著條臂膀。

「北佬來了！我看見她們的！打這條路上來了！北佬——」

說著她將馬轡頭狠狠地一勒，才算沒有讓那馬蹦上前面的臺階。然後她疾忙勒轉馬頭，只得三個騰步便奔過那側面的草地，隨即跳過一道四呎高的籬笆。然後聽見蹄聲響過了後院，穿過下屋中間的狹街，才知她是要從田裏岔過趕回含羞樹去的。

霎時之間，大家彷彿都變麻木了。然後蘇綸跟愷玲兩個互相抓著手嗚嗚的哭了起來。小衛德嚇得彷彿生根在那裏，只是渾身大抖著，連哭都哭不出來。他從離開餓狼陀那天晚上一直害怕到如今的那件事情現在實現了。北佬要來拿他了。

「北佬？」嘉樂模模糊糊的說道。「可是北佬已經來過了呀。」

「我的天！」思嘉喊著，她的眼睛跟媚蘭的驚惶失色的眼睛接觸了一下。剎那之間，她記起了餓狼陀最後一天晚上的恐怖了，記起沿路那些已成灰燼的人家了，記起一切關於強姦、虐害、屠殺的故事了。她彷彿又看見那個被她殺死的北佬站在穿堂裏，手拿著母親的針線盒。她心裏反覆唸著：「這回我是死的了。這回我是非死不可了。我還以為大難已經過了的。這回是死了。我再也吃不住了。」

然後她看到那匹馬了，那馬已經上了鞍，吊在那裏，預備阿寶到湯家有事情去的。這是她的馬！這是她唯一的馬！北佬就要來拿他去了，母牛小牛也要拿去了。還有那頭母猪跟一些小豬——哦，那是她們費了多少日子多少辛苦才捉起來的！還有方家送給她的那隻雄雞，那些母雞，那些鴨子。還有放在食品倉裏的蘋果和山薯。還有麵粉，米，乾豆。還有那北佬荷包裏的錢。他們都要拿去了。他們要一掃而光讓她們在這裏餓死了。

「可是他們不能拿！」她不自覺地大聲喊了出來，以致大家都嚇得一跳，把眼睛瞪視著她，以為她聽見了這個消息心房破裂了。「我是不能挨餓的！他們不能拿！」

「你說什麼，思嘉？什麼？」

「那匹馬！那頭牛！那些豬！他們不能拿！我不讓他們拿！」

於是她急忙朝向門街裏躲著的四個黑人，他們的面孔都已嚇成一種特別的死灰色了。

「爛泥地裏去！」她下緊急命令道。

「哪裏的爛泥地？」

「河邊的爛泥地啊，蠢東西！豬放到爛泥地裏去。你們大家。趕快。阿寶，你跟百利子到地窖裏去把幾頭豬捉出來。蘇綸，你跟愷玲拿籃子裝著吃的，能帶多少是多少，到樹林裏去藏起來。嬷嬷，你把銀器重新放到井裏去。阿寶！阿寶！你聽我說呀，不要站在那裏發楞呀！你帶爸爸走。不要問我到哪裏，隨便哪裏去好了。你跟阿寶走罷，爸爸。真是好爸爸！

她雖在這麼發狂的時候，也沒有忘記爸爸，知道爸爸現在心力這般衰弱，看見北佬的藍軍服一定要受不了的。她這麼發號施令了一陣之後，便再想不起什麼事來，只會站在那裏搓著一雙手，又加小衛德緊緊抓住媚蘭的衣裾嗚嗚哭著，使她越發恐慌起來。

「我做什麼呢，思嘉？」媚蘭說，當時在那啜泣、啼哭、奔忙、叫喊的聲中，惟有她一個人的聲音是平靜的。雖則她的面色也已像紙一般白，她的身體從頭到腳都在抖。而她這一種平靜的聲音，便把思嘉的氣撐支住了，因為她知道大家都在聽她的指揮，等她的指導，自己就覺得膽壯起來。

「那頭母牛跟小牛，」思嘉急忙地說。「她們現在老牧場裏。你去騎著那匹馬。把她們趕到爛泥地裏去，還有——」

媚蘭不等她說完，就摔脫了衛德的手，三步兩步跳下了臺階，撩著衣裾向那匹馬那邊跑去。思嘉瞥見她的細腿兒和小裾子露出一露，便已跨上了馬背。把一雙腳兒離開馬蹬遠遠的在那裏蕩了。隨即她拉緊了韁繩，舉起腳後跟向馬臀部上蹬了一腳，那馬正要起步，她又突然的把他勒住，將一張驚惶失色的臉望著思嘉。

「我的孩子！哦，我的孩子！北佬要殺他的！你去拿來給我！」

說時她的手揪在鞍頭上，正預備滑下馬來，但是思嘉連忙向她尖叫道：

「你走罷！你走罷！去趕牛去罷！孩子我會照管的！你放心好了！你想我會讓他們把希禮的孩子拿去嗎？你走罷！」

媚蘭還是一逕把頭回顧著，可是不得已將馬蹬了兩腳，飛也似的向牧場上奔去了。

思嘉想道：「我料不到韓媚蘭也會騎馬的！」想著她就急忙回進屋裏去，其時衛德跟在她腳後，一面哭著，一面伸手要抓她的衣裾，但是思嘉不理她，管自三步作一步的跑上樓梯去，看見蘇綸跟愷玲臂膀上掛著籃子，正向食品倉那邊走去，同時阿寶也正粗手笨腳的抓住嘉樂的臂膀，將他往後廊方面拖。嘉樂一路嘟囔著不知什麼，像個小孩子似的由他拖了去。

在後院子裏，她聽見嬌嬌的吵嚷：「喂，百利子！你下去把兩個豬拿上來罷！你是弄慣了的。俺身子太大，擠不進那些欄柵裏去。怎麼？蝶姐，你來罷，你來管管這孩子——」

「早曉得這樣，倒不如當初把豬欄做在爛泥地裏了，」思嘉一面想著，一面走進自己的房間。

她拉開了衣櫥的上格抽斗，從衣裳堆裏翻出那北佬的荷包來。然後又從她的針線盒裏急忙取出那一個鑽石戒指，一副鑽石耳墜子，也裝進荷包裏去。但是荷包藏到哪裏去呢？蓆子裏？烟囪裏？丟到井裏？放在懷裏？哦，懷裏萬萬放不得！他們要看出來的，那就連她的衣裳都要給剝掉了！

「這不是羞殺人嗎？」她胡思亂想著。

樓底下是腳步聲和哭叫聲亂做一團了。思嘉便又想起媚蘭來，恨不得媚蘭在那裏給她做幫手。她知道媚蘭那種平靜的聲音會使她的心鎮定下去。而且那次她殺北佬的時候，媚蘭顯得多麼勇敢啊！媚蘭一個人就抵得他們三個。媚蘭——媚蘭剛才說什麼的？哦，是的，那個孩子！」

她帶著那荷包，走到小坡①睡的房间裏，見他躺在一張矮搖牀上睡得正熟。思嘉一把抱起他，他就醒轉來，立刻舞著小拳頭哇哇的大哭。

這時她聽見蘇綸在底下哭叫：「來罷，愷玲！來罷！我們拿夠了。哦，趕快罷！」隨後就是後院子裏一陣叭呢叭呢的聲音，思嘉跑到窗口去一看，只見嬈嬈兩臂膀挾著兩隻小豬，向棉花田裏踉踉蹌蹌的奔去。她後邊是阿寶；也挾著兩隻小豬，一面推著老爺向前去。嘉樂擺著根手杖，在那些棉花塍上蹣蹣跚跚的走著。

思嘉靠在窗口上叫道：「把那母猪也拿起來啊，蝶姐！你叫百利子趕她出來。你可以打田裏趕她過去的。」

蝶姐抬起頭，她那紅銅色的臉上現出爲難的樣子，她的圍裙裏包著一大堆的銀檯面。她拿手指著地窖。

「那母猪咬了百利子了，現在把她關在欄裏了。」

「那也好，」思嘉心裏想著，又回到房間裏來，將那北佬身上搜到的手釧、別針、相框

、杯子等等都拿了出來。這些東西又藏到哪裏去呢？那時她一隻手抱著小玻，一隻手拿著那麼許多東西，覺得非常不方便，把孩子放到牀上去。

那孩子離開她的手，當即又哇的一聲哭出來，誰知這一哭，就觸起了她的一條妙計。藏東西的地方還有比小孩子尿布裏再好的嗎？她急忙將那孩子仆了個轉身，拉上他的衣裳，拔開他的尿布，將那荷包貼著他的後腰上放著。那孩子經這一動，哭得更響起來，但是思嘉不管，急忙將那三角布跨過那條小腳子縛牢了。

「現在，」她深深吸了一口氣想著，「現在可以到爛泥地裏去了！」

於是她一手抱著那哇哇哭著的孩子，一手抓起那一堆零零碎碎的首飾，急急走出了穿堂。突然的，她停住步了，覺得兩條腿子發軟了。這屋子裏是多麼沉默啊！多麼清靜得可怕啊！他們都走了嗎？把她獨個人丟在這裏了嗎？竟沒有一個人等她嗎？她並不會叫他們把她丟在這裏呵！這種年頭，一個單身女子是什麼事情都可以遇到的，等會兒北佬來了呢——

正想時他聽見背後悉索一聲響，不由嚇了一大跳，急忙掉轉頭一看，原來她自己的兒子蹲在樓梯頭的欄杆旁邊，嚇得眼睛大大的被她遺忘了，他想要開口說話，可是那話吐不出他的喉嚨來。

「起來，韓衛德，」她命令道。「起來走，媽這會兒不能抱你了。」

①譯者案：媚蘭的孩子，名至此方出，似略疎。

衛德跑到她旁邊，像是一隻受驚的小獸，便一把抓住了她的襖衣裾，把他的臉埋在裏面。她覺得他的小手正在衣褶裏摸著她的腿，但是她不理他，管自開步走下樓梯去，却被衛德的手牽制著，走一步得停一步，因而光火了，兇狠狠的對他說：「放手啊，衛德！放開手來走啊！」可是衛德反而把她抓得更緊些。

及至走到樓梯腳，她看見了那些房間裏的器具，彷彿都有些搖搖欲動起來。彷彿每一件器具都在低聲對她說：「再見！再見！」於是她覺得喉嚨裏起來了一陣酸楚。他看見母親平日辦事的那間房子開在那裏，彷彿那高個兒的書記還照舊坐在那隻角落頭。她看見了那間飯廳，桌子旁邊的椅子零零亂亂的放著，桌上的盆子都還放在那裏沒有動。地板上那條百衲地氈是她母親親手染成織成的。牆壁上還掛著外祖母羅老太太的一幅遺容，露出了大半個胸口，頭髮梳得高高的，鼻子旁邊的兩條紋路刻得極深，好像她臉上一逕都帶著個冷笑。這一切東西都是從她能記憶的時候就已放在那裏的，現在彷彿都在搖搖欲動的向她告別了：「再見！再見！郝思嘉！」

北佬一來，一切都要化為灰燼了！一切都要化為灰燼了！

現在是她對於這家人家看的最後一眼了，一會兒她躲到樹林裏或是爛泥地裏去回顧起來的時候，所能見的就只有一個包在黑煙裏的烟囱和一個埋在火燄裏的屋頂了。

「我不能丟開你們的，」她一面想著一面牙齒嗚嗚在交戰。「我不能丟開你們的。爸爸

當初也不肯丟開你們。爸爸會叫他們就在他頭頂燒掉你們。現在我也要叫他們就在我頭頂燒掉你們，我情願跟你們一塊兒去。我現在就只有你們了。」

她一下了這個決心，所有的恐懼便都消失，心裏就只剩下一種凍結的感情，彷彿她所有的希望和恐懼都已凝固起來了。正呆立間，她便聽見夾道裏馬蹄聲、轡頭聲、指揮刀聲雜然交作，隨即有一個粗嘎的聲音下著命令道：「下馬！」於是她急忙彎身下去，對腳跟頭那個孩子說起話來，她的聲音很迫切，但是非常的和婉。

「你放手，衛德寶貝兒！你趕快跑下樓去，打後院子裏到爛泥地去罷。嬷嬷在那裏，媚蘭姑娘也在那裏。快跑罷，寶貝兒，別怕！」

那孩子聽見她聲音變了，抬起頭來看看她，她見他眼睛裏的神氣跟落在陷阱裏的小野兔子一般，便吃了大大的驚嚇。

「哦，我的天！」她禱告道：「不要讓他嚇得這個樣兒罷！不要讓北佬看見他這樣罷。不要讓他們看出我們害怕來罷。」這時候衛德反而把她抓得愈緊了，她便又輕輕對他說：「你乖些，衛德。不過是幾個天殺的北佬呢，怕他們做什麼？」

於是她下樓去迎上他們了。

原來謝爾門的軍隊是要從餓狼陀穿過肇嘉州向海濱區域前進了。留在他們後面的是那已經成了一片灰燼的餓狼陀，擺在他們前面的還有三百哩長的一段待攻的境地，實際上都是沒

有防衛的，有也不過那幾個七零八落的警備隊，以及那些由老人孩子雜湊而成的自衛隊而已。這裏肇嘉州本來是一片沃土，到處都有殷富的田莊，而且每個田莊上都還有婦女、兒童、老人、黑奴們留在那裏的。北佬從餓狼陀出來之後，這方方八十哩地面都已遭到他們的焚燒搶掠了。無數的人家葬身火窟了，無數的人家遭到蹂躪了。但是當時思嘉看見那些藍軍服的湧進前廊子裏來，並不知道這種現象是極普遍的。她還以為這完全是個人的事情，還以為那些北佬是跟她一家人在作對。

那些北佬擁進屋裏來時，她正站在樓梯腳，手裏抱著個小孩子，腳下躲著個大孩子。那些北佬兒都不理她，有的管自掠過她身邊，衝上樓去了。其餘的留在樓下，把桌兒板凳都拖到前廊上去，並且拿著刺刀將那些窗上壁上的帘幕亂戳一陣。那些衝上樓去的，就把蓆子也戳穿了，牀墊也割破了，以致墊裏的羽毛像雪片似的紛紛飛起，有的飛到樓下來，輕輕落在思嘉的頭上。思嘉眼光光看著他們施行這種殘酷的搶劫和破壞，不由得心裏殘餘的恐懼立時被一種無聲怒火銷毀得乾乾淨淨。

率領這個搶劫隊的中士是個矮腳鬼，鬚髮都花白的人，嘴裏啣著粗粗的一段雪茄。他第一個走到思嘉面前，向地板上和她衣裾上亂吐一陣唾沫，然後對她簡單地說：

「把你手裏的東西拿給我。」

原來思嘉手裏還拿著那一串首飾，連她自己也忘記了，現在經這一提，她便帶著一個跟

她外祖母遺容上一樣的冷笑，將那串首飾往地板上狠命一擲，只聽見那叭啞一聲，心裏不由感到了一陣痛快。

「還得煩麻你，把你的戒指跟耳墜子拿下來。」

思嘉把孩子側放過來，挾得更緊些，那孩子立刻就紅著臉，尖叫起來，她便一聲不響的伸手脫下兩隻耳墜子——本來是父親送給母親的結婚禮物。然後又扭下了手指上那個鑲著獨顆青寶石的結婚戒指。

「不要扔，交給我，」那中士說著伸出手來。「想不到這些野種倒也有點東西的。還有什麼？」說著，他的眼睛很鋒利的看到她胸口上來。

「沒有了，可是你們照例要剝一剝是不是？」

「哦，我待一會兒遵命就是了，」那中士並不發脾氣，便一路吐著唾沫走開去了。思嘉便把手裏的孩子抱正過來，一隻手拍著他，要他不哭，還有那一隻手牢牢揪在他的尿布外邊，心裏十分的感謝上帝，虧得媚蘭有這個孩子，又虧得孩子作興用尿布。

這時她聽見樓上有重靴子踩踏的聲音，有器具拖動的聲音，有磁器和鏡子打碎的聲音，有因找不到好東西而詛咒的聲音。後面院子裏也發出大聲的呼喊，只聽見有人嚷道：「扭殺它們！不要放它們跑掉！」隨即聽見鷄子、鵝兒、鴨兒一陣叨叨喳喳的慘叫。然後是一陣叭啞呢的聲音，然後是僻的一響，那叭啞呢的聲音立刻停止了。思嘉知道那母猪完了，心

裏不由起了陣劇痛。天殺的百利子，她丟了母猪管自己走了。但是只要那些小豬平安就好了！只要爛泥地裏的一家人平安就好了！不過這是現在無法可以知道的。

她還是站在那裏不動，眼看著那些北佬在她面前奔忙著，呼喊著，詛咒著。衛德的手像一把鉗子似的牢牢抓住了她的衣裾。她覺得他是在發抖，但她不能對他說一句安慰的話。她也不能對那些北佬說一句話，無論是哀求，是抗議，或是咒罵。她只默默的感謝上帝，幸虧她的兩腿還有氣力支持得住她，幸虧她的頸梗還能使她的頭高高的昂起。但是她後來看見一個滿面鬍子的北佬捆載著許多東西走下臺階去，其中有一件就是察理留下來的柄指揮刀，她就不由得大聲呼喊起來了。

這柄指揮刀就是衛德的。從前它是他父親和祖父的財產，但是衛德上次生日那一天，思嘉已把它給了他了，那天授刀的時候，還曾舉行了一個典禮，媚蘭還會感動得哭起來，還曾把衛德抱在懷裏親著嘴，說他將來大起來一定是跟他祖父父親一樣一個勇敢的軍人。衛德自己也頗覺自豪，常常要爬到檯子上去，向牆壁上將這把刀很親愛的拍了拍。所以思嘉見她自己的東西被北佬一件件的搬出去，都還不怎麼覺得痛心，惟有她兒子這柄非常寶愛的刀被他們拿走，她就再也熬忍不住了。衛德當時聽見母親這聲喊也覺膽子壯起來，便從母親衣裾的掩護背後探出頭來，嗚嗚哭著伸出一隻手叫道：

「我的！」

「那柄刀你不能拿！」思嘉也急忙伸出一隻手來說。

「我不能拿？」那拿刀的小個兒兵士對她嘻皮笑嘴的說道。「我能拿的！這是造反的刀呢！」

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這是墨西哥戰爭的刀。你不能拿。這是我這小孩子的。這是他祖父留下來給他的！哦，隊長，」她朝著那中士說，「請你叫他還給我罷！」

那中士聽見她叫他隊長，替他升了級了，便走上前一步。

「讓我看看那把刀，柏布，」他說。

那小個兒兵士滿肚子不高興，將刀遞給他。「這刀的把子是真金的呢，」他說。

那中士將刀翻來覆去的看了一回，看見刀把下刻著幾個字，便拿到陽光底下去照著。

「『部下恭贈韓威廉上校，』」他讀出來道。「『以紀念其勇績。時在一八四七年，信那微斯塔。』」

「海，女士，」他說，「我也到過信那微斯塔的。」

「是嗎？」思嘉冷然的說。

「可不是嗎？那一次仗打得厲害呢，我告訴你罷。這一回戰爭裏面我從來沒有見過像那麼厲害的仗。那末這一把刀是這孩子祖父的東西了？」

「是的。」